

中共巴县县委的 第一任领导人周贡植烈士

王治林

周贡植，名文楷，化名孔崇，1899年5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巴县铜罐驿大湾村。父信成，曾任团总、乡长，系袍哥大爷，所占田地收百余石租，兼营酒房，在当地颇有声威。

由于十月革命的光辉指引，“五·四”运动的思想激荡，周贡植背叛了封建地主家庭，坚决选择了革命的道路。1918年，贡植在巴县中学毕业后，次年考进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8月，同谢承常、冉钧、邓希贤（小平）等一道赴法勤工俭学，10月25日抵达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战争创伤，百物上涨，工作难找，他们先后补习法语三个月，用费殆尽，生活极度困难。经过不少周折，他们才进入猛沙兰焦炭厂作苦工，不管是在烈日当空的酷暑，或是风雪交加的严冬，都在露天作业。每日工作达10小时以上，而所得工资只有十多法郎，仅够维持最低生活。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振救中华，他们忍辱负重，相继一年。及后，转入克鲁梭铁工厂、蒙达尼橡胶厂等处做散工。在这段时间，周贡植一面大量阅读马列著作，一面广泛同工人交交，政治思想迅速提高。1922年经赵世炎、袁庆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政治生命中的重大转折，人生道路上的飞跃。入党后，他积极参加了在法学生向我

国驻法使馆求“生存权”和“读书权”的斗争。是年，贡植考入法国布里公学大学预备班就读，后入巴黎大学理科学习。他学习刻苦、遵守纪律，成绩优异，经校方鉴定：周贡植的学习、品行均“无可訾之处”。

1924年，中共党组织派贡植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贡植奉命归国，1925年在中共创办的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校址在重庆）任教，同时在莲花池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任农民部秘书，贡植积极动员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反军阀、反封建斗争。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实际是全川党的领导机构）成立，杨闇公任书记，贡植任执行委员，并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同年6月1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发起在重庆打枪坝召开“五卅”周年纪念群众大会，贡植所在的农民部草拟印发了《告农民书》五千份，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6月下旬，党通过农民部出面，召集重庆各学校部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十多人开会，专题讨论农民运动，于暑期分别派至巴县、南川、高县、涪陵、安岳、丰都、大足等县发动群众，翻印散发《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传单，建立农民协会。至10月，在省内十多个县建立起农民协会，有区农会三十余个、乡农会一百五十多个，农会会员达一万八千余人。

1927年1月，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赴重庆招生，贡植被党派去担任考试官。他工作认真负责，经过严格的审查，录取男、女生共二百七十名，其间有不少的人后来成为党的军事骨干，如女英雄游曦、赵一曼，军事将领罗瑞卿、陈伯钧等。同年2月15日，重庆各界群众在夫子池召开大会，成立了“重庆工农商学反英大同盟”，贡植被选为反英大同盟总务部候补委员，从事反帝活动。

同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这年的3月31日，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支援北伐战争，拥护武汉革命政府。四川军阀刘湘、蓝文彬竟勾结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派出大批便衣军警混入群众队伍，疯狂地实行逮捕、屠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贡植有幸脱险，奔赴武汉，向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三·三一”惨案的情况，经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调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书长。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四川党的力量，于1927年7月17日派贡植和傅烈、刘披云三人到重庆清理组织，筹建四川临时执行委员会（简称“四川临委”）。9月，第一次四川临委扩大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并作了临委分工：傅烈任书记，周贡植任组织兼农委书记，刘披云担任宣传。10月13日，临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会上学习了《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和《“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还决定派人到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的组织。当时，四川临委机关设在重庆神仙口一所大院内，贡植和傅烈、朱挹清、童文玉（女）四人伪装成兄弟叔嫂一家人，住在这里秘密活动。初，贡植与李自若（女）佯称夫妻，同朱挹清一起到来龙巷居住。后来，贡植与李自若在革命活动中建立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他们喜结伉俪。经过四川临委负责同志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特别是经贡植主持的组织部的艰苦努力，使四川各地党组织得以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临委于11月向中央报告：全川有三十多个县（市）和地区恢复了党组织，已清理登记的

党员共计四百四十二人。省委组建工作就绪。可见贡植同志对全川特别是川东地区党组织的清理、恢复确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川临委于1928年2月10日至15日，在巴县铜罐驿大塘周贡植家召开秘密扩大会议，经过选举，正式成立了四川省委，周贡植被选为组织部长。省委决定：建立巴县县委，以利于开展工作，派周贡植兼任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同年3月9日，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召开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会场突然被警特包围，除省委秘书牛大鸣伺机走脱外，其余十一人均遭逮捕。

贡植入狱后，其父想用重金求保释放，但贡植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告知家人，对敌人不能心存幻想，尤其不可向敌人屈服求情，这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军阀刘湘逮捕了傅烈、周贡植等人后，施展了种种奸计，先是许以高官厚禄，企图进行收买，遭到周贡植等的严词拒绝；继又施以酷刑，仍不能压服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周旋，敌人一无所获，竟恼羞成怒而决定下毒手。敌方诡称：傅烈、周贡植等“系党魁、执行重要任务”，定以“背叛党国、暗设机关、发动士兵暨老农工，约期暴动，积极造成赤色恐怖”等莫须有的罪名，胡诌什么“不从严处理不足以维持治安，而遏乱萌”云云。1928年4月3日上午12时40分，周贡植、傅烈等九位同志，在朝天门英勇就义。临刑前，他们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

周贡植烈士一生勤勤恳恳，对党对人民十分忠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将满腔热血洒在英雄的山城。这位中共巴县县委的第一任领导人，遇难时年仅三十九岁。

周贡植烈士遇难后，家人将其遗体运回家乡铜罐驿，葬于青松丛中。解放后，党和政府授予他烈士称号，巴县人民政府为他建墓立碑，悼念英烈。

周均时烈士小传

彭用仪

周均时，名烈宗以字行，四川重庆人。父汇三，原住遂宁。自任聚兴诚银行襄理后，遂定居于巴县，旋调任上海分行经理。长袖善舞、在沪读颇有声誉。均时聪颖过人，少有大志。体伟硕额，好运动，善拳术。到上海考入商船专科学校后，每试辄列前茅。毕业后，赴德国留学，考入柏林大学获得国家工程师学位。同学有朱家骅、税西恒、骆敬瞻、许积民等，皆一时硕彦。均时博学多能，长于物理数学及弹道学。何鲁教授尝云：“周君聪敏勤学、善思考、其才胜余远矣”。

周君在德留学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留德同学生活顿感困难，多赖周君资助。周君忽患肺炎、遂赴瑞士都城养病，其家之富裕可知。

周君豪爽，助人为乐，学有专长，富有爱国情感。德友浅识者，尝鄙视华人谓曰：“日本以蕞尔小邦而战胜地大物博之中国”，言行多称誉日本而讥笑中国，周君恶其言不逊，遂施以老拳，两相斗殴，直至德友赔礼认输为止。其爱国表现不言而喻。

周君广交游，常以道义相尚，乐于助人，人亦乐为之助。返国后，时国政不张，人民穷困，友人多劝其投身政治活动。周君独谓：“我国贫弱，工业不振，正宜多建学校，培育专才，创办工厂，开发资源以臻富强为主”，遂与友人张冲等在上海汇西路成立中欧贸易公司，代理德、奥、瑞等国五十余家著名工厂，展销大小各项机器设备。设样子间，陈列产品及图样。又有设计间，代客设计，选购机器并介绍专家等业务。其

公司所雇打字员，亦系德国金发碧眼女郎。其公司之计划周密、富丽堂皇可以想见。惜时值国内军阀内讧，民不聊生，国人又多无远见。除面粉、造纸、针钉等小型工业有贸易外，其它如汽车厂、电厂、化工厂、铁道、矿厂等大宗贸易，寥寥无几。未及两年，遂告停业。

友人朱家骅，时任中央大学校长，聘周均时、何鲁等为教授。其后周君历任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及上海商船学校校长。

1923年，周君重赴德国柏林，从世界科学名宿爱因斯坦教授学习《相对论及弹道学》，余适在德国特专程往访。承周君介绍国内外形势及德国各大学工业状况并晓以工业救国之道，余于是同童年砚友胡叔平遂改学化工，至今回忆，实深感之。

当时，周君又代友人定制糖全套机器，他考虑周详，即锅炉房所用的耐火砖亦予顾及。以制糖有季节性，甘蔗成熟时即开始炼糖有半年之久不能停火，而当时四川不能制成此种特别之耐火砖，非外购不可，其细心有如此者。

1930年，周君返川，乃主讲重庆大学，任教授、工学院院长，兼任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友人沈士灵任重庆武器修械所总工程师。刘湘派沈往德、法两国购买制炮厂全套设备，邀请周君同往，刘湘遂聘周君为高等顾问。周君认为刘湘未出夔门、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实不可取，但尚有爱国热情，主张抗日救国，胜于蒋帮多矣。遂辞去重庆大学教务，同沈赴欧洲，洽购成立石酸厂全套机器。经海运到越南，再陆运抵昆明。竟为蒋帮知悉，全部扣留没收。

1945年，日本投降，周均时同税西恒（重大工学院院长），何鲁（部聘教授，重大理学院院长），段调元（重庆大学教务长），彭用仪，以及艾伟（中大师范学院院长），常道直（中

大教育系主任)等创办蜀都中学。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的指示,把它办成为地下党的工作据点,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青年,不少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晚年,周君痛国事之日蹙,蒋帮误国之日甚、遂与留德老友杨杰(陆军大学校长)等密谋反蒋,由周出面,邀约重庆、昆明大专学院的爱国志士,常在其家神仙洞住宅共商策略,自恃是朱家骅(教育部长)的老友,可以庇护,有恃无恐。孰知事为蒋帮特务侦悉,寅夜将周逮捕,拘于白公馆。解放前在渣滓洞惨遭杀害。伤哉!周烈士的夫人董鸿书,是同盟会员董容伯之妹,巴县名儒向楚之女弟子,能诗文。董已去世,有子女四人,分居香港、美国。

为悼念周均时烈士,我曾赋《挽老友周均时烈士》小诗四首:

士到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

噩耗惊闻渣滓洞,斗星陨落洒泪花。

※ ※ ※ ※

纵横欧亚研科技,热爱祖国献丹心。

功照学府开新局,立德立功又立名。

※ ※ ※ ※

枇杷高馆集群贤,誓扫阴云惩独夫。

何期竟遭阴谋忌,伟业未遂忆高居。

※ ※ ※ ※

六亲近黄多凋零,追忆良朋更伤神。

独对孤灯难入梦,深更耿耿逼天明。

程优生烈士事略

兰祥仁

程优声，一名佑生，号嘉乐，巴县跳石乡人。少患眼疾，貌不惊人，然机敏，善谈吐。幼时在村后虎峰寺读私塾，十三岁到南彭乡拜师卢贞洋学中医，继而先后进入简易师范和成都高师读书。

1925年9月4日，吴玉章受党的指示，在重庆大溪沟创办了中法大学。程优声是首批学生。在杨闇公、童庸生、周贡植等老师的教育下，优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受组织委派，担任“巴县反团阀大同盟”秘书。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民众集会，反对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万县的罪行，军阀竟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优声是大会组织者之一，有幸脱险，巴县团阀邹汉卿毫不放松，继续四处搜捕他。党指示他和几个同乡转移到湖北汉口。初未与当地地下党组织联系上，生活困窘，以拉人力车、抬滑竿度日。联系上后被派到湖北鄂城组织农运。他在那里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七·一五”武汉汪精卫政权叛变后，他率农民自卫队百余人，撤出湖北，转战广东，终因敌军“围剿”而兵败。

1928年，优声经上海、南京回川，短时间住在家中，并与一农女结婚。同年秋，党委派他到自流井开展工运。他挑煤炭，车盐水，广交朋友，人称“程大哥”。优声常在自贡共青团办的《井潮》、《列宁青年》、《战斗青年》等刊物上发表

文章，还创办《平民三日谈》。他在任自贡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时，改组了大坎堡工人总会，开除了工贼戴树三等人。同年底，他被选为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委员，并担任中共自贡特支书记。

1929年春，庆余井资本家毛永生无理解雇12名机车工人，优声指示中共大坎堡支部开展“反解雇”游行。迫使资方不得不答应了恢复工人的工作、补发工资、今后不得任意解雇工人等三个条件。4月，优声在自流井土地坡召开所属地区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自贡工人总罢工。5月1日，自贡总工会在釜溪公园召开千人大会，首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8月，优声领导了“自贡盐业工人总同盟罢工”。8月11日，数以万计的工人上街游行，包围商会和驻军机关，敌人疯狂镇压，8月21日枪杀了另两位工运领导人。噩耗传来，特支紧急会议上，与会者全场肃立致哀，并为二烈士搭设灵台，悼念三天后抬棺送葬，迫使军阀刘文辉派员到自贡召集劳资双方会议，约定今后以中米价格的增长率为准增加工资、不得拖欠。

1930年初，省委机关遭特务破坏，部份负责人被逮捕，优声调重庆任省委宣传部长。形势险恶，他常到米亭子同乡晏国良处躲藏。晏经营大米，优声每夜睡在米柜子里，随时准备应变。5月5日，优声等8人在厚慈街裕发洋酱园铺楼上开常委会，因叛徒告密，遭巡官、警士多人围捕，有五位同志翻屋顶脱险。省委书记刘愿庵、秘书长邹进贤及程优声留下掩护，奋力与敌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囚巴县衙门内（在今市中区解放东路）。初，刘湘盛宴款待，说“只要申明脱离共党，以每月二百大洋的薪金授职”遭到优声等的严词拒绝，敌方继又施以酷刑，三人仍坚贞不屈。刘湘无计可施，于5月7日下令枪杀三人。消息不胫而走，狱外挤满了人群，程优声等步出牢

房，大义凛然，高唱《国际歌》而英勇就义。连行刑的刽子手潘习珍（石岗乡人，其家与程优声家邻近）也说：这三个人真是硬汉子！未暴露身份的同志，发动程优声在市内的同乡集资买布包裹遗体，用滑竿连夜经南泉、界石、公平抬回跳石乡，沿途不少群众赶来观看，当抬到杨家湾时，亲人们哭声震耳。因当地团阀势力的压制，简葬于杨家湾附近的竹林中。优声时年三十岁。

乡民们为了纪念优声，将一个茶馆取名“嘉乐”，另一个茶社取名“同乐”，暗指“同嘉乐在一起”。那两个茶馆，直到解放前夕，都是进步青年聚会之所。

1932年，程优声之妻因生活困难，被迫改嫁李家，遗一女仅4岁随优声之兄程叶初，长成后嫁跳石乡卢家。解放后，人民政府找到她，发了烈属证。她逝世后，所生的四个孩子也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而今烈士兄嫂及侄儿女均亡故矣。

1982年，县拨款重修烈士之墓，立碑记其事。每年清明，人们到宽阔的墓台上默哀致意，敬献花圈。1986年，《巴县英烈》一书简介了他的事迹；1987年，自贡市党史展览馆派人到烈士故乡采访摄影。

优声当时的伙伴，健在的均年过八十，他们对优声生平的事迹至今仍记忆犹新。眼下经济发展，山乡巨变，想来优声也会含笑九泉。

人民英雄、特等功臣王英

程定远

王英，名明福，巴县白市驿区金凤乡（原龙凤乡）人，1925年生。王幼时家境贫困，父亲靠“烧水烟”维持生活，及后神经失常，贫病交加而去世。

王英虽念书不多，然自幼就为人正直，自尊心很强，不甘受人欺侮。他8岁时到磁器口一家猪毛厂当童工，在那里起早贪黑地干活，数年的牛马生活使他增强了对资本家的仇恨。他曾多次参加工人罢工因而被厂方开除。

1950年，王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在部队里锻炼成长，进步很快。同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妄图侵略中国。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眼看祖国受到唇亡齿寒的威胁。无数优秀儿女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王英请缨杀敌，于7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

1951年1月30日，志愿军某部所属第二连队守在朝鲜的速达三里阵地上，王英所在的班则驻阵地的最前沿。战斗打响了，从早上9点至12点，敌人多次发动进攻，以一个营的兵力向二连阵地猛扑。这时我方机枪手牺牲了，排长立即命王英代上。王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任务。机枪在王英手里狂叫起来，敌人一批批倒下，但仍作垂死的挣扎。此刻，我方排长牺牲，弹药手也倒下，二连战士只剩下十余人坚守阵地。子弹殆尽，王英瞪着血红大眼，怒视敌军，胸中怒火燃烧，沉着应战，把手

中的枪柄握得更紧。

接着，疯狂的敌人集中300多兵力从四面八方围将上来，王英怀着满腔仇恨，誓为牺牲了的战友报仇，坚守阵地。敌人步步逼近，王英手中的枪口又怒吼起来，可是顽敌仍往上冲。在这紧急关头，王英毅然抱起一包炸药，拉开导火线，直向敌群冲去，只见浓烟升起，继而一声巨响，这年仅25岁的王英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了。

是英雄用鲜血守住了阵地，他们不惜生命保卫了和平。英雄们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表现出人民战士的高尚品质。王英烈士和其他英烈们一样，壮烈牺牲的精神，将永垂后世，千古不朽。

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批准，王英荣记大功，并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认他为特等功臣，授予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烈士王英的忠骨，葬于朝鲜金刚山“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彼时有人曾创作《王英舍身炸敌群》版画，再现了烈士的伟大英雄形象；志愿军二四八部队文工队创作了“王英舍身炸敌群”的鼓词，参加了志愿军部队文艺会演，被评为优秀作品。

喻克猷的绝命书

蔺宗祥

1928年4月19日（即民国十七年农历闰二月二十九日），喻克猷拖着沉重的铁镣，昂首挺胸地向重庆朝天门方向走去，沿途高呼“全市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喻克猷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喻克猷名光礼，字克猷，又号升堂。1896年，农历10月26日，出生在巴县西里高店场喻家大院一个世代耕读的穷秀才家中。他排行第三，人们称“喻三先生”。1924年初，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求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8月，任中共巴县高店场支部书记，1928年3月，任中共巴县第二届县委书记。

1928年初，中共四川省临委决定成立巴县县委。3月9日下午在重庆“话语楼”（“话语楼”是党内秘密暗语，即兴隆巷八号蔡家公馆）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傅烈等领导同志亲自出席参加。会议尚未开始，突然警察撞进门来收工巡捐，连呼房主，无人答应，于是直趋楼上，见屋内有各式穿着的人，由怀疑而进行搜查，竟将党内文件和会议通知等搜出。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周贡植和县委委员吴永初、徐君治、刘传德、程明海、黄中元，后补委员张冠常八同志当场被捕。随后警方又根据搜去的材料，逮捕了县委委员周

玉书，后补委员汪荣和非党群众郑昌世。傅烈、周贡植、吴永初、徐君治、刘传德、程明海、黄中元、周玉书、汪荣九同志，于4月3日正午12时40分在重庆朝天门外沙坝被四川军阀王陵基杀害，这就是当年发生在重庆的“三·九兴隆巷事件”，这是为成立巴县第一届县委而付出的巨大牺牲。

喻克猷因故未参加这次会议。当他得知傅烈、周贡植等战友们不幸被捕殉难的消息，心情万分悲痛，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誓以更加顽强的战斗来完成他们的未尽事业。在那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于3月中旬在高店子他家中秘密召开了中共巴县党的干部会议，再次建立巴县县委。会上喻克猷当选为县委书记。他临危受命，不畏艰险，率领全县党团员和群众继续战斗。

此后，喻克猷一直隐蔽在巴县龙凤场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很久未回过家。年迈的母亲思儿心切，家中弟兄不睦又发生纠纷，曾多次带信要他回家看看。3月28日，傍晚，喻克猷悄然回到家中，母亲和怀孕的妻子又惊又喜，惊的是外面风声这么紧，他突然冒险回了家；喜的是家人团聚的愿望盼来了。见他穿着破旧，面容瘦削，老母和妻子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女儿拉着父亲一个劲地喊：“爸爸不要再走了！”克猷轻抚着女儿的头说：“爸爸有要紧事，天亮前就得走。”殊不知正当全家欢聚畅叙家常，享受天伦之乐时，喻家大院已被团丁包围了。原来是他回家途经梁家垭口时已被地主陈洪恩发现，立即向歌乐山团阀头子雷纯武告密。团总王彬臣、雷纯武带了三十多名武装团丁赶来围捕，喻克猷不幸被捕了。

是夜，明月当空。押送喻克猷的团丁刘汉平，因被农会斗争而对喻怀恨在心。本来押送到磁器口应向北走下山，可刘汉平却拖着他一直向东往凉风垭山上走去。他心怀毒计，妄图伺

机将喻杀害。当喻克猷识破歹徒心机，立即义正词严地痛斥：

“刘汉平，你想干什么？你敢黑整我，绝没有你的好下场，快送我去见雷纯武。”刘汉平慑于喻克猷的威严，不敢遽下毒手，只得将他押送到磁器口宝轮寺镇公所。

党组织得知喻克猷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营救，但当地的地主豪绅陈汉卿等也加紧活动，连夜写状子和不惜金钱向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行贿密告。团阀惧怕农民劫狱，喻克猷只在磁器口关了两天半，就急急忙忙被转送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监狱，以“共党要犯”监禁在单间囚室里。

军阀王陵基得悉此情，真是如获至宝，急忙派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戴弁和重庆卫戍司令部军法官高松岳连夜对其轮番审讯，妄图使他供出线索，将我党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但喻克猷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始终坚贞不屈。在审讯中，敌人问他干什么职业？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说：“革命就是我的职业！”并义正词严地向敌人指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救国救民主张，斥责作恶多端的军阀：“赶快放下屠刀，否则没有好下场！”同时向敌人表明：“我干革命就准备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劳苦大众的解放。”狡猾的敌人对他无计可施，就用重刑折磨他，但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一点东西。

怀孕的妻子苏德芳牵着女儿传冥来到狱中探监，当看到铁栅里带着脚镣手拷，被折磨得变了形的丈夫时，悲痛欲绝。克猷安慰妻子说：“德芳，不要伤心，我是为革命而坐牢的，今后你会理解的。告诉家里，不必为我花费钱财去活动，这是丝毫没有效果的。你身怀有孕要多保重，不管生来是男是女都要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事业。多安慰妈妈，代我孝敬妈妈。”接着又对年仅十三岁的女儿喻传冥叮嘱说：“传冥，你是长女，要懂事，好好听妈妈的话。”离别之时又嘱咐：“我死之后，

就埋在我们院子侧面的坡上，要用红毡收尸。”

喻克猷在监牢里只关了十几天，敌人一切失望了，于4月19日一早，将他从监牢中提出，秘密宣判他死刑。宣判后，军法官高松岳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喻克猷高声说：“有！我要留下遗言。”他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奋笔疾书，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书：

母亲：儿不孝，不能养老还山。此次军阀和雷、王团总蓄意杀害我，儿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只憾主义未成，见不到革命成功。至于苏氏，可守则守，不守，不如再嫁之欤。

临刑前克猷留言

写罢将笔一掷，拖着铁镣昂首上了囚车。这天，重庆下半城宣布戒严，从道门口到朝天门街道两旁岗哨林立，如临大敌，军阀王陵基调集六十多名手枪队和四排步兵押送。喻克猷神色自若，沿途向观众高呼口号。来到朝天门外沙坝刑场，他举目望着两江滚滚的波涛，犹如革命的洪流，必将冲毁黑暗的统治；他回首看了看哺育他成长的巍峨山城，将会哺育出更多的革命志士继续战斗！他怀着革命乐观的心情侧转头向四周的群众呼喊：“全市人民暴动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然后迈步从容地走向刑场，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二岁。

遵照烈士的遗嘱，喻克猷的遗体安葬在他生前发表过革命演说的喻家大碑向阳的山坡上。群众缅怀先烈，将山坡命名为“大人坡”。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抗日将领朱再明

朱显文提供 李 丛整理

朱再明，四川巴县陶家乡人。家境清贫，青年时即投川军熊克武部队当列兵，旋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北伐战争。朱在军中，一贯吃苦耐劳，逐步擢升为下级军官。

抗日战起，朱在国民党二十九集团军王缙绪部任上校团长。由于屡立战功，升任该集团军第六十七军一六一师四八一旅少将旅长，再升为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少将副师长并代师长职。

二十九集团军于一九三八年夏出川，由重庆经万县轮运至湖北省兰溪登陆，一直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朱在军中作指挥官，曾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上巴河掩护战、襄河保卫战、大洪山诸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

武汉外围保卫战：一九三八年七月，日军第六师团沿合肥至田家镇一带公路向南进犯。为了保卫田家镇要塞，朱所在的六十七军于黄梅、广济一带，阻击日军，并与广西军廖磊部联合开展“黄广战役”，曾同敌人激战五天五夜，使日军不得推进寸步，形成战场对峙状态，从外围保卫了武汉。

上巴河掩护战：上巴河为保卫武汉的战略要地。一九三八年九至十月，二十九集团军为掩护第五战区向西转移，命一六一和一六二师占领上巴河阵地，阻敌西进。朱所在之四八一旅同四八三旅分别担负主阵地的防守任务。